

苹果熟了

徐 鲁

又到了苹果成熟的季节。中秋前夕,收到了朝艳从乌蒙山区洒渔镇的苹果园里快递来的一大箱红艳艳的苹果。

朝艳是云南省昭通市洒渔镇弓河村“苹果爷爷”周邦治老人的儿媳。“苹果爷爷”去世3年多了,但他的家人一直记着老人的叮嘱,每年下树的第一批苹果,一定要快递一箱,让远在武汉的我尝一尝。

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与乌蒙山区的果农一家人,4年来一直保持着如同家人般的联系,这是多大的情分啊!我该如何珍惜这份宝贵的情谊呢?

我问朝艳,今年苹果园收成如何?

朝艳说,冬天和开春时,乌蒙山不少地方下了冰雹,影响了收成,但弓河村在黑山脚下,弓河边的果园还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想到弓河村的苹果园又获丰收,长眠在家乡山崖头的“苹果爷爷”如果知道,该有多高兴!

因为我知道,“苹果爷爷”在世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自己亲自组织起来的村里的“果农合作社”,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每户果农都成为“苹果大户”,一起过上富裕日子。

此刻,我的心好像又飞回了乌蒙山区的苹果园里。

我好像又看到了,苹果下树的日子,勤劳的、喜悦的果农们忙碌的身影在果园里穿梭,朗朗的笑语飞出一片片果园,似在追逐飘在崖头的白云。果农们提着竹篮,竖起梯子,人人的脸上洋溢着掩不住的欢喜。

从树上摘下的头一个苹果,老年人自己舍不得咬,就轻轻擦去苹果上的露珠和果霜,让树下的小娃儿先咬一口。娃儿咬过之后,大人们再咬,清甜多汁的红苹果哟,瞬间驱散了大半年的辛劳、疲惫和担忧。

当然,让人更加开心和舒坦的景象,也不只在果园里和摘苹果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在苹果熟了的时候来到昭通洒渔镇,那一定要去小镇上的“苹果一条街”看一看。

我可是亲眼见过“苹果一条街”的繁忙景象,并且在那浓郁的苹果香气里,流连忘返地穿行了整整一个上午。那番景象,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到苹果丰收的季节,每天太阳尚未升起,好几里长的一条街,连同街边的一些小巷,早已挤满了装满苹果的车子和担子。人们要想穿过小街,必须得“见缝插针”,侧着身子从车子和担子的缝隙里穿过去。

红的、黄的、青的、粉的……各种颜色的苹果摆满大街小巷。不用说,每一条街巷,甚至整个洒渔镇上,都弥漫着新鲜和浓郁的苹果香气。

果农们种的苹果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些又大又红的,一定是“红富士”、“红星”和“红元帅”;金黄金黄的,是“金冠”,也叫“金帅”;青绿青绿的,就叫“青苹”;还有一种昭通当地出产的红苹果,名叫“昭阳红”;近年来又增加了“红蛇”“华硕”“神砂”“红露”等新的苹果品种。

在每只装苹果的藤条箩筐或竹编

篓子里,都铺垫着色彩鲜艳的厚绒布包皮纸。鲜艳而柔软的包皮纸一直伸展展出箩筐和篓子边沿,可以覆盖住整筐的苹果。

一位年轻的美丽女孩,指着这些彩色的筐子,篓子告诉我:“这些厚绒布的颜色,跟我们彝家人裁衣裳的布料一样,五颜六色的,真是太好看了!”

一位年长的果农也对我说:“洒渔人的果子筐里,这层厚绒布可不能少,有了它,能保护苹果不说,也表示果农们对收获下来的苹果的尊重呢。”

苹果街两边的店铺门面,一家挨着一家,全是向各地寄送苹果的快递公司。

如果要问,这么多的快递公司,一天下来得送出去多少苹果?洒渔镇的果农会伸出三四个指头,笑着告诉你:“不多,不多,每天出货也就三四万件。”

三四万件还不多吗?昭通不愧为赫赫有名的“苹果之城”,洒渔镇也不愧为赫赫有名的“苹果之乡”。洒渔镇的果农们,心真是够大的。

洒渔镇是昭通最大的苹果交易市场。苹果上市的季节,当地的和从各地来的果商,都在这里聚集,然后沿着小街,一车一车、一担一担地挑选着自己看中的苹果。

当然,这时候,果农和果商之间,也少不了“讨价还价”。小街上你一句,我一句,声浪此起彼伏。

果商们一旦看中了哪家的苹果,再经过必不可少的一番讨价还价,哪怕只是为了求得一点心理安慰的“还价”环

节之后,就会整车整车或整担整担地收购下来,再分头装箱、装车,快运到四面八方去,有的甚至运往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一些国家。

现在,洒渔镇上的大部分苹果交易都能通过手机支付转账,方便得很。如果是现钱交易,果农们拿到现钱,转身还得去小街上的几家银行排队存钱。

当然,存完了钱,挑着空空的担子,或者拉着空空的拖车走出小街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碰到了熟练的人,免不了还会互相打趣:

“安逸啦?”

“安逸啦,安逸啦!”

“自家挑来的?一挑卖了好多钱?”

“三百来块。看看你这一摆摆空筐,今天这一车,怕是卖掉不少吧?”

“不多,不多,也就三五棵树的果子,千把来斤。”

“那今年得收好多车?”

“少说也得二三十车吧?”

“安逸了!可以修栋洋房了!”

“倒是想修一栋,可儿子和儿媳又想去昭通买房子,搞不成啦。”

“自家的庄稼长得再歉,不收不行;自家的儿女要求再多,不爱不成。家家都一样哟。”

“哈哈。”

小街上不时能听到这样的攀谈和打趣。

快乐和满足,是明明白白地写在每个人脸上的。是呀,家家户户的果子丰收了,正该是满心舒畅和开怀大笑的时候,谁能挡得住这内心的喜悦呢?

走近胡杨

蓝 星

金秋时节,我约了几个朋友,从四川成都出发,奔赴我们向往已久的内蒙古胡杨林景区,实地观赏具有神秘色彩的胡杨林。

少年时期,我就多次聆听我的父亲在语文课上、在秋日的漫步中,声情并茂地讲胡杨树的天生俊美,讲胡杨树的傲雪凌霜,讲胡杨树在艰苦环境中的永不放弃。他常常借讲胡杨树,教育我要培养坚韧不拔的性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讲文学是父亲的特长,所以从小我就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每次讲到胡杨树时,父亲都特别赞赏,这让我对胡杨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看来,父亲一生言传身教,自己也践行了他所讲的胡杨树精神。

十月金秋正是观赏胡杨林的最佳时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生长着近40万亩胡杨树。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在和煦的阳光照射下,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胡杨树叶,犹如一块块金砖镶嵌在白云上。游人们五颜六色的衣裳把胡杨林装点得格外鲜艳多彩。行走在胡杨林景区,如同进入了仙境。胡杨树又名“胡桐”“眼泪树”“异叶杨”,归并为杨柳科落叶乔木。它与一般的杨树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忍受荒漠中的干旱气候,对盐碱地有极强的忍耐力。目前,这种稀少的树种群主要分布在我国内蒙古、新疆等地。

游览中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在一片胡杨林深处,我看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在一棵枯老的大树前久久徘徊。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发现老翁的眼中饱含泪花,口中还念念有词,老太太几次上前劝其离开,都被老翁推开了。出于好奇,我走上前去询问原因,才知道老两口是从海南千里迢迢来到内蒙古旅游,都是教育工作者,本有一个女儿,不幸中年病逝了。如今看到沙漠中的胡杨树,老翁触景生情,陷入感伤的情绪中。我劝说老翁:“既然出来旅游,就好好感受这里的美景吧。你们这个年纪,身子还这么硬朗,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正说明你们和胡杨树一样,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啊!要保重身体,不要太过伤怀才好。”老翁在我的劝说下慢慢恢复了平静,挽着老太太的手走出了那片胡杨林。

在民间,有“胡杨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腐”之说,面对这坚韧、伟岸的胡杨树,人们容易产生对于时间、对于生命的感叹。在内蒙古的这片胡杨林里,我亲眼看到一些胡杨枯树上又生出了嫩芽新枝。新生的枝条在风中微微颌首,让人感叹于生命的顽强与神奇。草木本无情,但草木身上的这些天性、所展现的生命的奇迹,却化为一种无形的滋养,润泽着我们在尘世中奔波忙碌的灵魂。



木馆藏。中国画家珠江小艇,作者王肇民,中国美

遇见

74岁的罗维孝送我一本书。他新写的。倒也不奇怪,老先生早就出过书,我也不止一次读过他的“骑行三部曲”。思想谈不上高深,文笔离“精妙”二字也还有距离。老先生虽爱学习,毕竟只念过3年书。但是当我倦了,累了一,取出一本,读上几页,立刻会变得精神起来,这就奇怪了。

骑行圈中,罗维孝是个人物。退休10多年,他和他的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省份,走遍了川藏、滇藏、新藏、青藏4条进藏线路。“三部曲”记录了他骑行生涯里的3次壮举。之一,2005年骑行川藏线,由此写下的骑行日记印行10多次。之二,3年后,征战新藏线,挑战“天路中的天路”。之三,2014年3月18日,他从全球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出发,历时115天,行程3万里,抵达法国西南部的埃斯佩莱特市,传播大熊猫文化。雅安是他和大熊猫的老家,埃斯佩莱特则是大熊猫发现者阿尔芒·戴维的故里。

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中法建交50周年。他信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贡献普通人的力量。路线是精心设计过的:四川到甘肃,勾连南北丝路;西出新疆,取道中亚,沿古丝绸之路一路向前。

老罗此行,收获超出预期。他成了埃斯佩莱特的“荣誉市民”,当地官方的欢迎仪式、酒会、采访,让他眼花缭乱。回国没两天,罗维孝关掉了手机。他的粉丝找不到他,执意请他代言产品的商家找不到他,老战友老同学也找不到他。他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路上——只不过,这条路,不是借助脚,而是借助手和大脑。他要写下属于自己的游记,像徐霞客那样,像马可·波罗那样。

这注定是一场更苦更累跋涉。一年多时间里,睁开眼他就在写,晚上躺到床上,还在思考接下来怎么写。字句是落到书信纸上还是打印纸上,他并不在意,自记忆和情感深处涌出的浪花,再普通他也当宝贝一样珍惜。他感激身体之外生长着一只隐形的,常常在深夜将他摇醒,让他捞起梦中涌现的句子,然后到台灯下晾干。

法国归来一年多后,罗维孝自己的游记也写出来了。是谁带我去的他的新书发布会现场,我已经不记得了,倒是清晰记得,他发言的时候,笑容里飘荡着一层耀眼的得意。而且,10分钟的发言里,他流了两次泪。

遇见汪庄

黄丹丹

久居闹市,整日被喧闹声纠缠着。那日黄昏,下班归途中,在路口瞥见天边有盘龙状的云,我急打方向盘,朝与家相反的城南驶去。

走着走着,盘龙状的云被我追丢了。湿润着金色、绛色、玫瑰色的天空,大朵白云被扯成丝丝缕缕的云絮,夕阳从云层间泻下金光,洒在路边绿浪浮动的稻田和海一般浩渺的安丰塘上。

在辽阔的天际间,我好像变成了飘在水中浮叶上的蚂蚁,随波逐流。我摇下车窗,风猛地灌入车厢,素不相识的飞虫不邀而至,在我眼前飞绕。我摇肩晃脑,以驱逐飞虫的干扰,就在那摇晃之间,我瞥见了路旁一堵涂绘成七彩色的墙上写着“遇见汪庄”4个大字。

果然是“遇见”。于不期然间来到这座静默的村庄。风捎来一阵荷香,紧

该我谢谢你

陈 果

那之后,我和老罗熟络起来,渐渐得知了他的过往。罗维孝曾当过工程基建兵,身体里有内伤,他以骑行的方式强健体魄,疗愈身体。我还知道他不敢赞助、不为产品代言。对于人的一生,他有清晰独到的理解:“人到世上走一遭,不是为钱而来的,不是为物而来的,是为了看见、感知这个世界而来的,是为了满足内心对美好、精彩、自由的期待而来的,为梦想而来的。”

“一息尚存,继续努力”,在罗维孝身上得到充分体现。3年前,他筹建了自己的骑行历博物馆,拿到了官方颁发的“执照”。他的博物馆不仅引来了十万之众的国内参观者,还吸引了有缘造访的国际友人。

我的手上,散发着浓厚墨香的新书,同样是罗维孝“继续努力”的结果。这本书记述的仍是多年前“逐梦新藏”的故事,两相比较,内容更丰满了,细节充沛,给人如临其境之感。

之前做过的一件事,拿出十足的认真重新去做,便是另一件事。这是罗维孝写在书页之外的道理。我很认同这个道理,所以选择以他者视角,记录他的3万里远征。这本题为《我从熊猫老家来》的书很快就要与读者相见了。我把消息告诉罗维孝,他连声向我道谢。

我说,该我谢谢你。我遇见你,就像你在旅途之中遇见了风景。

蝶变的高石村

林 建 武

古屋古榕古道,小桥流水人家。从福建建安县城到高石村约半小时车程。那天出发时,空中飘起了细雨,但雨中的风景更具韵味。车子在山间穿行,山路两侧的青翠茶园时隐时现。远处山上是郁郁葱葱的巨尾桉,挺拔矗立,直插云天。

高石村海拔700多米,位于华安县一个深山畚里,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清代五凤楼等10余座古建筑。走进高石村,在错落有致的古建筑间徘徊流连,脚下仿佛踏响了岁月的回音。走进那些古建筑,但见青砖黛瓦,窗棂雕花,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前人的智慧与匠心。依托这些宝贵的遗产,高石村创新文旅业态,发展乡村经济,一度沉寂的深山小村庄如今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

村子里有一座据说已有300多年历史的石拱桥。古老斑驳的栏杆、风雨侵蚀的雕花,石拱桥显得孤独而又静美。倚靠在桥墩上,聆听桥下山涧里的潺潺水声,一颗心仿佛都变得空灵起来。我们这一次来,恰逢周末,村子里多了许多从城里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赏古桥、看古屋、感受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那天,石拱桥上,就有音乐爱好者在溪水边弹奏琵琶。悦耳的琵琶声与潺潺的流水声

随 笔